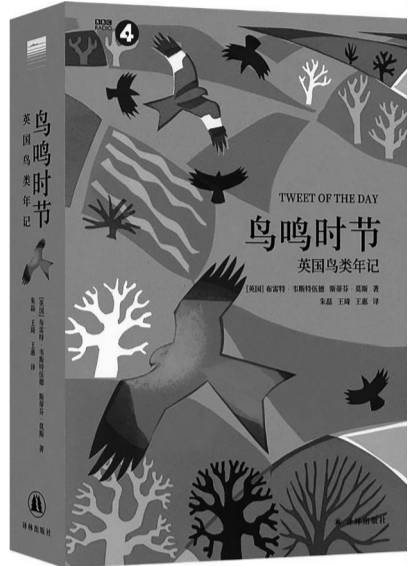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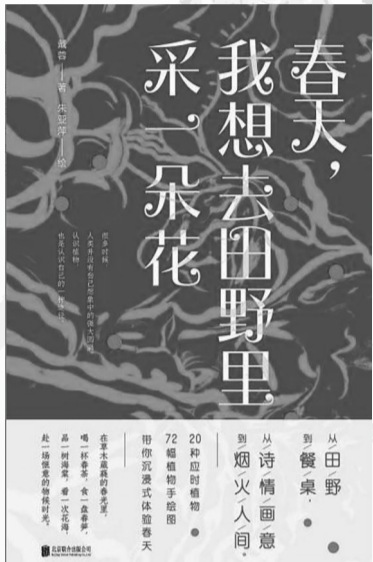
乐读

编者按:人们总爱在新的一年里列下各种各样的计划,可真正让人萌生改变念头的,往往是在春天。春天一到,气温慢慢回暖,白昼渐渐拉长,心底也跟着生出一种冲动,生活好像可以重新安排一下了。《纽约时报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很治愈的观点: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改变,试着去做一件新的小事,反而更容易让人重拾活力,感受到生活的意义。不用勉强自己完成宏大的目标,或许只是每天花几分钟写下心情,或是在晚餐时尝试一道从未做过的菜,就足以给日子注入一丝新鲜感。今天,我们整理了几件适合在春天完成的小事,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灵感,愿你也能以各种细碎又美好的方式,阅读春天、感受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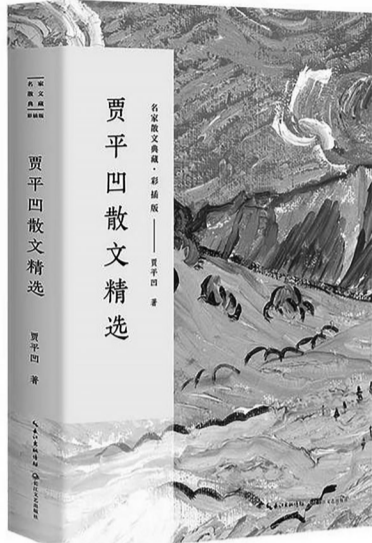
做春天的读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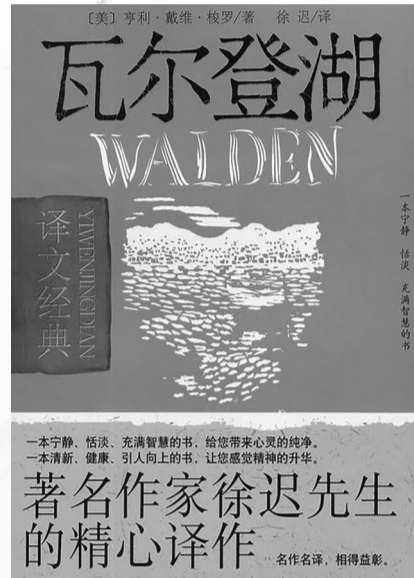
《鸟鸣时节》 [英]布雷特·韦斯特伍德 斯蒂芬·莫斯 著 出版社:译林出版社



《春天,我想去田野里采一朵花》 戴蓉 著 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《贾平凹散文精选》 贾平凹 著 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《瓦尔登湖》 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 出版社: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《茶的极致》 沈冬梅 著 出版社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听·春声

春天的早晨,鸟鸣比闹钟先醒。推开窗,听它们叽叽喳喳地商量着什么,像是赶在人类醒来之前,悄悄开完了一场春天的晨会。不用看清是什么鸟,也不用分辨叫声属于谁,光是那阵此起彼伏的清脆,就足够让一整天都轻快起来。

中国有句谚语:“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”无论我们如何研究鸟类鸣唱背后的科学,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仍然存在: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与之相悖,人在潜意识里依然相信,鸟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取悦我们而歌唱。

春日清晨,全国各地的大批发烧友会在日出前早早起床,走进树林,聆听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免费娱乐节目——“黎明合唱”。甚至有一个国际黎明合唱日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,以纪念这种英国人特有的痴迷。黎明的合唱常被描绘成“管弦乐队的调音”,但这忽略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,那就是每只鸟只会专注于自己物种的鸣唱,而忽略掉其他鸟种。

有关鸟类的最早文字记载之一出现在《旧约·雅歌》当中,它描写了欧斑鸠令人昏昏欲睡的咕咕声。希腊人和罗马人同样对鸟类鸣声着迷。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出幼鸟从父母那里学会了如何鸣唱,但他错误地声称,“有人曾观察到一只新疆歌鸲妈妈给幼鸟上鸣唱课”。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写道,他注意到了鸣唱者之间的竞争关系,但像亚里士多德(以及后来的其他许多人)一样,他也认同被误导的一种观念,即唱歌的是雌鸟,而不是雄鸟。

但是古往今来,再没有什么比诗歌更能将鸟鸣与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这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诗人荷马,他的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(可能写于公元前9世纪)中有很多关于鸟类歌唱的描述,其中就包括新疆歌鸲,他称它“在早春唱得甜美”。罗马诗人卡图卢专门为了莱斯基亚的宠物麻雀写了一首动人的挽歌。

而在英语诗歌中,最早提到鸟类鸣声的是盎格鲁-撒克逊诗歌《航海者》,这首诗的佚名作者(诗歌由鸟类学家、作家和广播节目主持人詹姆斯·费希尔翻译为现代英语)唤起了人们在春天造访喧闹的海鸟栖息地的回忆:

在那里我只听到翻腾的大海,冰冷的波浪,还有天鹅的歌声。有一只鳧鸟的咕咕让我着迷,构鸫的颤音是对人类的讥讽,三趾鸡的歌唱替代了蜂蜜酒。那里的暴风雨把岩柱打得粉碎,羽毛冰冷的燕鸥应和着它们;白尾海雕时常悲鸣,羽毛上沾着水雾……

——节选自《鸟鸣时节》

放·春鸢

草长莺飞之际,春暖花开之时,约上东风,放纸鸢。纸鸢即风筝,起源于我国,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据说最初是哲学家墨翟用木头制成木鸟,研制三年而成,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了风筝的材质。宋代以后,放风筝成为民间踏青必备的一种活动。古人习惯在春天放风筝时把所有的烦恼写在纸上,让它随风飞上蓝天,让烦恼随风而去。

初春,天还森冷森冷的,大人们都干着他们的事;我们这些孩子,积了一个冬天的烦闷,就寻思着我们的快乐,去做风筝了。

在芦苇塘里找到了几根细苇,偷偷地再撕了作业本儿,我们便做起来了。做一个蝴蝶样儿的吧,做一个白鹤样儿的吧;我们精心地做着,把春天的憧憬和希望,都做进去;然而,做起来了,却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是的样子了。但我们依然快活,便叫它是“幸福鸟”,还把我们的名字都写在了上边。

终于拣下个晴日子,我们便把它放起来:一个人先用手托着,一个人就牵了线儿,站在远远的地方;说声“放”,那线儿便一紧一松,眼见得凌空而去,渐渐树梢高了;牵线人立即跑起来,极快极快地。风筝愈飞得高了,悠悠然,在高空处翩翩着,我们都快活了,大叫着,在田野拼命地追,奔跑。

满村的人差不多都看见了,说:“哈,放得这么高!叫什么名呀?”“幸福鸟!”“幸福鸟?啊,多幸福的鸟!”“那是我们的呢!”

我们大声地宣告,跑得更欢了,似乎是一群,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了呢。玩过了一个早晨,又玩过了一个中午,到下午,我们还是歇不下来,放着风筝在田野里奔跑。风筝越飞越高,目标似乎就在那朵云彩上,忽然有了一阵小风,线儿“啪”地断了。看那风筝,在空中抖动了一下,随即更快地飞去了。我们都大惊失色起来,千呼万唤地,但那风筝只是飞去,愈飞愈高,愈飞愈小,倏忽间,便没了踪影。没有太阳的冷昏的天上,只留下一个漠漠的空白。

——节选自《贾平凹散文精选》之《风筝》

寻·春野

1845年的春天,梭罗独自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,只带了一把斧头。他花了两年时间,证明一个人不必拥有太多,也可以活得足够丰盛。在《瓦尔登湖》里,他记录下湖面解冻的声音,观察蚂蚁厮杀的微小战争,计算自己盖房子、种豆子的每一笔开销……春天就适合在自然中找回内心的澄澈与安宁。

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,全身只有一个感觉,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。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,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。我只穿衬衫,沿着硬石的湖岸走,天气虽然寒冷,多云又多风,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,那时天气对我异常地合适。

牛蛙鸣叫,邀来黑夜,夜鹰的乐音乘着吹起涟漪的风从湖上传来。摇曳的赤杨和白杨,激起我的情感使我几乎不能呼吸了;然而像湖水一样,我的宁静只有涟漪而没有激荡。和如镜的湖面一样,晚风吹起来的微波是谈不上什么风暴的。

虽然天色黑了,风还在森林中吹着,咆哮着,波浪还在拍岸,某一些动物还在用它们的乐音催眠着另外的那些,宁静不可能是绝对的。最凶狠的野兽并没有宁静,现在正找寻它们的牺牲品;狐狸,臭鼬,兔子,也正漫游在原野上,在森林中,它们却没有恐惧,它们是大自然的看守者——是连接一个个生气勃勃的白昼的链环。

——节选自《瓦尔登湖》

《真事隐: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》

孙立天 著 出版社:中华书局

清朝九子夺嫡,雍正登位亲自监督编纂康熙朝历史,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及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。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,都从未停止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。本书从一套在罗马尘封三百余年,由昔日往来清廷的传教士所作的记录入手,综合多方传统文献,还原被掩盖和篡改的大量历史细节,挖掘出雍正对历史记载进行系统清理的诸多证据,为康熙朝储位之争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故事。

《失落之城:楼兰四千年》

陈晓露 著 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为汉代西域枢纽,楼兰是仅存于史书、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古国,却随着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·赫定在罗布泊西岸的意外发现重回人们视野,本书作者有二十年考古专业经历,长期工作在田野考古一线,对西域及中亚文化交流考古颇有心得,在书中背倚百年来中外楼兰考古的积累,基于大量文书、壁画及古城遗迹,讲述了楼兰的历史、楼兰遗址的发现以及关于楼兰的最新考古成果。

新书

